揚州芍藥譜　梅譜
菊譜　海棠譜
菊譜　玉蘂辨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揚州芍藥譜

王觀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百川學海及墨海金壺珠
叢別錄皆收有此書百川
宋本故據以排印

提要

揚州芍藥譜一卷。宋王觀撰。觀字通叟。如皐人。熙寧中。嘗以將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揚州江都縣事。在任爲揚州賦上之。大蒙褒賞。賜緋衣銀章。見嘉靖維揚志中。汪士賢刻入山居雜志。題爲江都人者誤也。揚州芍藥。自宋初名於天下。宋史藝文志載爲之譜者三家。其一孔武仲。其一劉攽。其一即觀此譜。孔劉所述。世已無傳。僅陳景沂全芳備祖載有其略。今與此譜相較。其所謂三十一品。前人所定者。實即本之於劉譜。惟劉譜有妬裙紅一品。此譜改作妬鵝黃。又略爲移易其次序。其劉譜所無者。新增八種而已。又觀後論所稱。或者謂唐張祜杜牧盧仝之徒。居揚日久。無一言及芍藥。意古未有如今之盛云云。亦即孔譜序中語。觀蓋取其義而翻駁之。至孔譜謂可紀者三十有三種。具列其名。比劉譜較多二種。今嘉靖維揚志尚載其原目。亦頗有異同云。

揚州芍藥譜

宋　揚州江都縣事王　觀撰

天地之功至大而神非人力之所能竊勝惟聖人惟能體法其神以成天下之化其功蓋出其下而皆不少加以力不然天地固亦有間而可窮其用矣余嘗論天下之物悉受天地之氣以生其小大短長辛酸甘苦與夫顏色之異計非人力之可容致巧於其間也今洛陽之牡丹維揚之芍藥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小大淺深一隨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奇容異色間出於人間以人而盜天地之功而成之良可恠也然而天地之間事之紛紜出於其前不得而曉者此其一也洛陽土風之詳已見於今歐陽公之記而此不復論維揚大抵土壤肥膩於草木爲宜禹貢曰厥草惟夭是也居人以治花相尚方九月十月時悉出其根濊以甘泉然後剝削老硬病腐之處揉調沙糞以培之易其故土凡花大約三年或二年一分不分則舊根老硬而侵蝕新芽故花不成就分之數則小而不舒不分與分之太數皆花之病也花之顏色之深淺與葉蘂之繁盛皆出於培壅剝削之力花既萎落亟剪去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散故脉理不上行而皆歸於根明年新花繁而色潤雜花根窠多不能致遠惟芍藥及時取根盡取本土貯以竹席之器雖數千里之遠一人可負數百本而不勞至於他州則壅以沙糞雖不及維揚之盛而顏色亦非他州所有者比也亦有踰年卽變而不成者此亦係夫土地之宜不宜而人力之至不至也花品舊傳

龍興寺山子、羅漢、觀音、彌陁之四院。冠於此州。其後民間稍稍厚賂以匄其本。壅培治事。遂過於龍興之四院。今則有朱氏之園。最爲冠絕。南北二圃所種。幾於五六萬株。意其自古種花之盛。未之有也。朱氏當其花之盛開。飾亭宇以待來游者。逾月不絕。而朱氏未嘗厭也。揚之人與西洛不異。無貴賤皆喜戴花。故開明橋之間。方春之月。拂旦有花市焉。州宅舊有芍藥廳。在都廳之後。聚一州絕品於其中。不下龍興、朱氏之盛。往歲州將召移。新守未至。監護不密。悉爲人盜去。易以凡品。自是芍藥廳徒有其名爾。今芍藥有三十四品。舊譜只取三十一種。如緋單葉。白單葉。紅單葉。不入名品之內。其花皆六出。維揚之人甚賤之。余自熙寧八年季冬守官江都。所見與夫所聞。莫不詳熟。又得八品焉。非平日三十一品之比。皆世之所難得。今悉列于左。舊譜三十一品。分上中下七等。此前人所定。今更不易。

上之上

冠羣芳

大旋心冠子也。深紅堆葉頂分四五旋。其英密簇。廣可及半尺。高可及六寸。艷色絕妙。可冠羣芳。因以名之。枝條硬葉踈大。

賽羣芳

小旋心冠子也。漸添紅而緊小。枝條及綠葉並與大旋心一同。凡品中言大葉小葉堆葉者。皆花葉也。言綠葉者。謂枝葉也。

寶粧成

髻子也。色微紫。於上十二大葉中。密生曲葉。回環裹抱團圓。其高八九寸。廣半尺餘。每一小葉上。絡以金線。綴以玉珠。香欺蘭麝。奇不可紀。枝條硬而葉平。

盡天工

柳浦青心紅冠子也。於大葉中小葉密直。妖媚出衆。儻非造化。無能爲也。枝硬而綠葉青薄。

曉粧新

白纈子也。如小旋心狀。頂上四向。葉端點小殷紅色。每一朵上。或三點或四點或五點。象衣中之點纈也。綠葉甚柔而厚。條硬而絕低。

點妝紅

紅纈子也。色紅而小。並與白纈子同。綠葉微似瘦長。

上之下

疊香英

紫樓子也。廣五寸。高盈尺。於大葉中細葉二三十重。上又聳大葉如樓閣狀。枝條硬而高。綠葉踈大而尖柔。

積嬌紅

紅樓子也。色淡紅。與紫樓子不相異。

中之上

醉西施

大軟條冠子也。色淡紅。惟大葉有類大旋心狀。枝條軟細。漸以物扶助之。綠葉色深厚。踈而長以柔。

道粧成

黃樓子也。大葉中深黃。小葉數重。又上展淡黃大葉。枝條硬而絕黃。綠葉踈長而柔。與紅紫者異。此品非今日之黃樓子也。乃黃絲頭中盛則或出四五大葉。小類黃樓子。蓋本非黃樓子也。

掬香瓊

青心玉板冠子也。本自茅山來。白英團掬。堅密平頭。枝條硬而綠。葉短圓光。

素妝殘

退紅茅山冠子也。初開粉紅。卽漸退白。青心而素淡。稍若大軟條冠子。綠葉短厚而硬。

試梅裝

白冠子也。白縷中無點縷者是也。

淺妝勻

粉紅冠子也。是紅縷中無點縷者也。

中之下

醉嬌紅

深紅楚州冠子也。亦若小旋心狀。中心緊堆大葉。葉下亦有一重金線。枝條高。綠葉踈而柔。

擬香英

紫寶相冠子也。紫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

妬嬌紅

紅寶相冠子也。紅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

縷金囊

金線冠子也。稍似細條深紅者。於大葉中。細葉下。抽金線。細細相雜。條葉並同深紅冠子者。

下之上

怨春紅

硬條冠子也。色絕淡。甚類金線冠子而堆葉。條硬而綠。葉踈平。稍若柔。

妒鵝黃

黃絲頭也。於大葉中一簇細葉。雜以金線。條高。綠葉踈柔。

蘸金香

蘸金蘂紫單葉也。是髻子開不成者。於大葉中生小葉。小葉尖蘸一線金色是也。

試濃粧

緋多葉也。緋葉五七重。皆平頭。條赤而綠。葉硬、皆紫色。

下之中

宿粧殷

紫高多葉也。條葉花並類緋多葉。而枝葉絕高平頭。凡檻中雖多。無先後開。並齊整也。

取次粧

淡紅多葉也。色絕淡。條葉正類緋多葉。亦平頭也。

聚香絲

紫絲頭也。大葉中一叢紫絲細細是也。枝條高。綠葉踈而柔。

簇紅絲

紅絲頭也。大葉中一簇紅絲細細是也。枝葉並同紫者。

下之下

效殷粧

小矮多葉也。與紫高多葉一同。而枝條低。隨燥濕而出。有三頭者。雙頭者。鞍子者。銀絲者。俱同根。而土地

肥瘠之異者也。

會三英

三頭聚一萼而開。

合懽芳

雙頭並蒂而開。二朵相背也。

擬繡韉

鞍子也。兩邊垂下。如所乘鞍狀。地絕肥而生。

銀含稜

銀緣也。葉端一稜白色。

新收八品

御衣黃

黃色淺而葉踈。藥差深。散出於葉間。其葉端色又微碧。高廣類黃樓子也。此種宜升絕品。

黃樓子

盛者五七層。間以金線。其香尤甚。

袁黃冠子

宛如髻子。間以金線。色比鮑黃。

峽石黃冠子

如金線冠子。其色深如鮑黃。

鮑黃冠子

大抵與大旋心同。而葉差不旋。色類鵝黃。

楊花冠子

多葉白心。色黃。漸拂淺紅。至葉端則色深紅。間以金線。

湖纈

紅色深淺相雜。類湖纈。

胆池紅

開須並蕚。或三頭者。大抵花類軟條也。

後論

維揚東南一都會也。自古號爲繁盛。自唐末亂離。羣雄據有。數經戰焚。故遺基廢迹。往往蕪沒而不可見。今天下一統。井邑田野。雖不及古之繁盛。而人皆安生樂業。不知有兵革之患。民間及春之月。惟以治花木飾亭榭。以往來遊樂爲事。其幸矣哉。揚之芍藥甲天下。其盛不知起於何代。觀其今日之盛。古想亦不

減於此矣。或者以謂自有唐若張祜、杜牧、盧仝、崔涯、章孝標、李嶠、王播皆一時名士而工於詩者也。或觀於此。或遊於此。不爲不久。而略無一言一句以及芍藥。意其古未有之。始盛於今。未爲通論也。海棠之盛。莫甚於西蜀。而杜子美詩名。又重於張祜諸公。在蜀日久。其詩僅數千篇而未嘗一言及海棠之盛。張祜輩詩之不及芍藥。不足疑也。芍藥三十一品。乃前人之所次。余不敢輒易。後八品乃得於民間而最佳者。然花之名品。時或變易。又安知止此八品而已哉。後將有出茲八品之外者。余不得而知。當俟來者以補之也。

菊譜

劉蒙撰

本館據百川學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菊譜

宋　彭城劉　蒙撰

譜敍

草木之有花。浮冶而易壞。凡天下輕脆難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宜非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所好也。然余嘗觀屈原之爲文。香草龍鳳以比忠正。而菊與菌桂荃、蕙、蘭、芷、江蘺同爲所取。又松者天下歲寒堅正之木也。而陶淵明乃以松名配菊。連語而稱之。夫屈原、淵明。實皆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流。至於菊猶貴重之如此。是菊雖以花爲名。固與浮冶易壞之物。不可同年而語也。且菊有異於物者。凡花皆以春盛。而實者以秋成。其根柢枝葉無物不然。而菊獨以秋花悅茂於風霜搖落之時。此其得時者異也。有花葉者。花未必可食。而康風子乃以食菊仙。又本草云。以九月取花久服。輕身耐老。此其花異也。花可食者。根葉未必可食。而陸龜蒙云。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按又本草云。以正月取根。此其根葉異也。夫以一草之微。自本至末。無非可食。有功於人者。加以花色香態。纖妙閑雅。可爲丘壑燕靜之娛。然則古人取其香以比德。而配之以歲寒之操。夫豈獨然而已哉。洛陽風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數。比他州爲盛。劉元孫伯紹者。隱居伊水之濵。萃諸菊而植之。朝夕嘯詠乎其側。蓋有意譜之而未暇也。崇寧甲申九月。余得爲龍門之游。得至君居。坐於舒嘯堂上。顧玩而樂之。於是相與訂論。訪其居之未嘗有。因次第焉。夫牡丹、荔枝、

香笋、茶、竹、硯、墨之類有名數者。前人皆譜錄。今菊品之盛。至於三十餘種。可以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論敍于左。以列諸譜之次。

說疑

或謂菊與苦薏有兩種。而陶隱居日華子所記皆無千葉花。疑今譜中或有非菊者也。然余嘗讀隱居之說。以謂莖紫色青。作蒿艾氣爲苦薏。今余所記菊中雖有莖青者。然而爲氣香味甘。枝葉纖少。或有味苦者。而紫色細莖。亦無蒿艾之氣。又今人間相傳爲菊。其已久矣。故未能輕取舊說而棄之也。凡植物之見取於人者。栽培灌溉。不失其宜。則枝葉華實。無不猥大。至其氣之所聚。乃有連理合頴、雙葉並蒂之瑞。而況於花有變而爲千葉者乎。日華子曰。花大者爲甘菊。花小而苦者爲野菊。若種園蔬肥沃之處。復同一體。是小可變而爲甘也。如是則單葉變而爲千葉。亦有之矣。牡丹芍藥、皆爲藥中所用。隱居等但記花之紅白。亦不云有千葉者。今二花生于山野。類皆單葉小花。至於園圃肥沃之地。栽鉏糞養。皆爲千葉。然後大花千葉。變態百出。然則奚獨至於菊而疑之。注本草者。謂菊一名日精。按說文從鞠而爾雅菊治鬳月令云。鞠有黃華。疑皆傳寫之誤歟。若夫馬蘭爲紫菊。瞿麥爲大菊。烏喙苗爲鴛鴦菊。旋覆花爲艾菊。與其他妄濫而竊菊名者。皆所不取云。

定品

或問菊奚先。曰。先色與香而後態。然則色奚先。曰。黃者中之色。土王季月。而菊以九月花。金土之應。相生

而柏得者也。其次莫若白。西方金氣之應。菊以秋開。則於氣爲鍾焉。陳藏器云。白菊生平澤。花紫者、白之變。紅者、紫之變也。此紫所以爲白之次。而紅所以爲紫之次。云有色矣。而又有香。有香矣。而後有態。是其爲花之尤者也。或又曰。花以豔媚爲悅。而子以態爲後歟。曰。吾嘗聞於古人矣。妍卉繁花爲小人。而松竹蘭菊爲君子。安有君子而以態爲悅乎。至於具香與色而又有態。是猶君子而有威儀也。菊有名龍腦者。具香與色而態不足者也。菊有名都勝者。具色與態而香不足者也。菊之黃者。未必皆勝。而置于前者。正其色也。菊之白者。未必皆劣。而列于中者。次其色也。雜羅香毬玉鈴之類。則以壤異而升焉。至於順聖楊妃之類。轉紅受色不正。故雖有芬香態度。不得與諸花爭也。然余獨以龍腦爲諸花之冠。是故君子貴其質焉。後之視此譜者。觸類而求之。則意可見矣。

花總數三十有五品。以品視之。可以見花之高下。以花視之。可以知品之得失。具列之如左云。

龍腦第一

龍腦、一名小銀臺。出京師。開以九月末。類金萬鈴而葉尖。謂花上葉色。類人間染鬱金。而外葉純白。夫黃菊有深淺色兩種。而是花獨得深淺之中。又其香氣芬烈。甚似龍腦。是花與香色俱可貴也。諸菊或以態度爭先者。然標致高遠。譬如大人君子。雍容雅淡。識與不識。固將見而悅之。誠未易以妖冶嫵媚爲勝也。

新羅第二

新羅、一名玉梅。一名倭菊。或云。出海外國中。開以九月末。千葉純白。長短相次。而花葉尖薄。鮮明瑩徹。若

瓊瑤然。花始開時。中有青黃細葉。如花蘂之狀。盛開之後。細葉舒展。迺始見其蘂焉。枝正紫色。葉青。支股而小。凡菊類多尖闕。而此花之蘂分爲五出。如人之有支股也。與花相映。標韻高雅。似非尋常之比也。然余觀諸菊開頭枝葉有多少繁簡之失。如桃花菊則恨葉多。如毬子菊則恨花繁。此菊一枝多開一花。雖有旁枝。亦少雙頭並開者。正素獨立之意。故詳紀焉。

都勝第三

都勝、出陳州。開以九月末。鵝黃千葉。葉形圓厚。有雙紋。花葉大者。每葉上皆有雙畫直紋。如人手紋狀。而內外大小重疊相次。蓬蓬然。疑造物者著意爲之。凡花形千葉如金鈴則太厚。單葉如大金鈴則太薄。惟都勝、新羅、御愛、棣棠、頗得厚薄之中。而都勝又其最美者也。余嘗謂菊之爲花。皆以香色態度爲尙。而枝常恨麤。葉常恨大。凡菊無態度者。枝葉累之也。此菊細枝少葉。嫋嫋有態。而俗以都勝目之。其有取于此乎。花有淺深兩色。蓋初開時色深爾。

御愛第四

御愛、出京師。開以九月末。一名笑靨。一名喜容。淡黃千葉。葉有雙紋。齊短而闊。葉端皆有兩闕。內外鱗次。亦有瓌異之形。但恨枝榦差麤。不得與都勝爭先爾。葉比諸菊最小而青。每葉不過如指面大。或云出禁中。因此得名。

玉毬第五

玉毬、出陳州。開以九月末。多葉。白花。近蕊微有紅色。花外大葉有雙紋。瑩白齊長。而蘂中小葉如剪茸。初開時有青殼。久乃退去。盛開後。小葉舒展。皆與花外長葉相次倒垂。以玉毬目之者。以其有圓聚之形也。枝榦不甚麤。葉尖長。無刓闕。枝葉皆有浮毛。頗與諸菊異。然顏色標致。固自不凡。近年以來方有此本。好事者競求致。一二本之直。比于常菊蓋十倍焉。

玉鈴第六

玉鈴、未詳所出。開以九月中。純白千葉。中有細鈴。甚類大金鈴菊。凡白花中。如玉毬、新羅。形態高雅。出於其上。而此菊與之爭勝。故余特次二菊。觀名求實。似無愧焉。

金萬鈴第七

金萬鈴、未詳所出。開以九月末。深黃千葉。菊以黃爲正。而鈴以金爲貴。是菊正黃色。而葉有鐸形。則於名實兩無愧也。菊有花密枝褊者。人間謂之鞍子菊。實與此花一種。特以地脉肥盛。使之然爾。又有大萬鈴、大金鈴、蜂鈴之類。或形色不正。比之此花。特爲縞有其名也。

大金鈴第八

大金鈴、未詳所出。開以九月末。深黃有鈴者。皆如鐸鈴之形。而此花之中。實皆五出細花。下有大葉承之。每葉之有雙紋枝。與常菊相似。葉大而疎。一枝不過十餘葉。俗名大金鈴。蓋以花形似秋萬鈴爾。

銀臺第九

銀臺、深黃萬銀鈴。葉有五出而下有雙紋白葉開之初。疑與龍腦菊一種。但花形差大且不甚香。其俗謂龍腦菊爲小銀臺。蓋以相似故也。枝榦纖柔。葉青黃而麤踈。近出洛陽水北。小民家未多見也。

棣棠第十

棣棠、出西京。開以九月末。深黃雙紋多葉。自中至外。長短相次。如千葉棣棠狀。凡黃菊類多小花。如都勝、御愛、雖稍大而色皆淺黃。其最大者若大金鈴菊。則又單葉淺薄。無甚佳處。唯此花深黃多葉。大於諸菊。而又枝葉甚青。一枝聚生至十餘朶。花葉相映。顏色鮮好。甚可愛也。

蜂鈴第十一

蜂鈴、開以九月中。千葉深黃。花形圓小。而中有鈴葉擁聚蜂起。細視若有蜂窠之狀。大抵此花似金萬鈴。獨以花形差小。而尖又有細蘂出鈴葉中。以此別爾。

鵝毛第十二

鵝毛、未詳所出。開以九月末。淡黃纖細如毛。生於花萼上。凡菊、大率花心皆細葉。而下有大葉承之。間謂之托葉。今此毛花自內自外。葉皆一等。但長短上下有次爾。花形小於金萬鈴。亦近年新花也。

毬子第十三

毬子、未詳所出。開以九月中。深黃千葉。尖細重疊。皆有倫理。一枝之杪聚生百餘花。若小毬。諸菊黃花最小無過此者。然枝青葉碧。花色鮮明。相映尤好也。

夏金鈴第十四

夏金鈴、出西京。開以六月。深黃千葉。甚與金萬鈴相類。而花頭瘦小。不甚鮮茂。蓋以生非時故也。或曰。非時而花。失其正也。而可置於上乎。曰。其香是也。其色是也。若生非其時。則係於天者也。夫以生非其時。而置之諸菊之上。香色不足論矣。奚以貴質哉。

秋金鈴第十五

秋金鈴、出西京。開以九月中。深黃雙紋重葉。花中細蘂皆出小鈴蕚中。其蕚亦如鈴葉。但此花葉短礦而青。故譜中謂鈴葉鈴蕚者以此。有如蜂鈴狀。余頃年至京師始見此菊。戚里相傳以爲愛玩。其後菊品漸盛。香色形態。往往出此花上。而人之貴愛寞落矣。然花色正黃。未應便置諸菊之下也。

金錢第十六

金錢、出西京。開以九月末。深黃雙紋重葉。似大金菊。而花形圓齊。頗類滴漏花（欄檻處處有。亦名滴滴金。亦名金錢子。）人未識者或以爲棠棣菊。或以爲大金鈴。但以花葉辨之。乃可見爾。

鄧州黃第十七

鄧州黃、開以九月末。單葉雙紋。深於鵝黃。而淺於鬱金。中有細葉出鈴蕚上。形樣甚似鄧州白。但小差爾。按陶隱居云。南陽酈縣有黃菊而白者。以五月採。今人間相傳多以白菊爲貴。又採時乃以九月。頗與古說相異。然黃菊味甘氣香。枝榦葉形全類白菊。疑乃弘景所記爾。

薔薇第十八

薔薇、未詳所出。九月末開。深黃雙紋單葉。有黃細蘂出小鈴蓎中。枝榦差細。葉有支股而圓。今薔薇有紅黃千葉單葉兩種。而單葉者差淡。人間謂之野薔薇。蓋以單葉者爾。

黃二色第十九

黃二色、九月末開。鵝黃雙紋多葉。一花之間。自有深淡兩色。然此花甚類薔薇菊。惟形差小。又近蘂多有亂葉。不然。亦不辨其異種也。

甘菊第二十

甘菊、生雍州川澤。開以九月。深黃單葉。閭巷小人且能識之。固不待記而後見也。然余竊謂古菊未有壤異如今者。而陶淵明、張景陽、謝希逸、潘安仁等。或愛其香。或詠其色。或採之於東籬。或泛之於酒舜。疑皆今之甘菊花也。夫以古人賦詠賞愛至於如此。而一旦以今菊之盛。遂將棄而不取。是豈仁人君子之於物哉。故余特以甘菊置於白紫紅菊三品之上。其大意如此。

醆釀第二十一

醆釀、出相州。開以九月末。純白千葉。自中至外。長短相次。花之大小。正如醆釀。而枝榦纖柔。頗有態度。若花葉稍圓。加以檀蘂。眞醆釀也。

玉盆第二十二

玉盆、出滑州。開以九月末。多葉黃心。內深外淡。而下有闊白大葉連綴承之。有如盆盂中盛花狀。然人間相傳以謂玉盆菊者。大率皆黃心碎葉。初不知其得名之由。後請疑於識者。始以眞菊相示。乃知物之見名於人者。必有形似之實。非講尋無倦。或有所遺爾。

鄧州白第二十三

鄧州白、九月末開。單葉雙紋。白花中有細蘂。出鈴萼中。凡菊單葉如薔薇菊之類。大率花葉圓密相次。（花葉謂頭上白葉。非枝葉之葉。他稱花葉倣此。）而此花葉皆尖細。相去稀踈。然香比諸菊甚烈。而又正爲藥中所用。蓋鄧州菊潭所出爾。枝榦甚纖柔。葉端有支股而長。亦不甚青。

白菊第二十四

白菊單葉白花。蘂與鄧州白相類。但花葉差闊。相次圓密。而枝葉麤繁。人未識者多謂此爲鄧州白。余亦信以爲然。後劉伯紹訪得其眞菊。較見其異。故譜中別開鄧州白。而正其名曰白菊。

銀盆第二十五

銀盆、出西京。開以九月中。花中皆細鈴。比夏秋萬鈴差踈。而形色似之。鈴葉之下。別有雙紋白葉。故人間謂之銀盆者。以其下葉正白故也。此菊近出。未多見。至其茂肥得地。則一花之大有若盆者焉。

順聖淺紫第二十六

順聖淺紫、出陳州、鄧州。九月中方開。多葉。葉比諸菊最大。一花不過六七葉。而每葉盤疊凡三四重。花葉

空處間有筒葉輔之。大率花形枝榦類垂絲棣棠。但色紫花大爾。余所記菊中。惟此最大。而風流態度。又爲可貴。獨恨此花非黃白。不得與諸菊爭先也。

夏萬鈴第二十七

夏萬鈴、出鄜州。開以五月。紫色。細鈴生於雙紋大葉之上。以時別之者、以有秋時紫花故也。或以菊皆秋生花。而疑此菊獨以夏盛。按靈寶方曰。菊花紫白。又陶隱居云。五月採。今此花紫色。而開於夏時。是其得時之正也。夫何疑哉。

秋萬鈴第二十八

秋萬鈴、出鄜州。開以九月中。千葉淺紫。其中細葉盡爲五出鐸形。而下有雙紋大葉承之。諸菊如棣棠。昱其最大。獨此菊與順聖過焉。或云與夏花一種。但秋夏再開爾。今人間起草爲花。多作此菊。蓋以其瓌美可愛故也。

綉毬第二十九

綉毬、出西京。開以九月中。千葉紫花。花葉尖闊。相次聚生。如金鈴菊中鈴葉之狀。大率此花似荔枝菊。花中無筒葉。而蕚邊正平爾。花形之大。有若大金鈴菊者焉。

荔枝第三十

荔枝、枝紫出西京。九月中開。千葉紫花。葉卷爲筒。謂花葉也。凡菊鈴葉有五出。皆如鐸鈴之形。又有卷生爲筒。無尖闕者。故謂之筒葉。他與此同。大小相

間。凡菊鈴幷藥。皆生托葉之上。葉背乃有花萼。與枝相連。而此菊上下左右攢聚而生。故俗以爲荔枝者、以其花形正圓故也。花有紅者、與此同名。而純紫者蓋不多爾。

垂絲粉紅第三十一

垂絲粉紅、出西京。九月中開。千葉。葉細如茸。攢聚相次。而花下亦無托葉。人以垂絲目之者。蓋以枝榦纖弱故也。

楊妃第三十二

楊妃、未詳所出。九月中開。粉紅。千葉。散如亂茸。而枝葉細小。嫋嫋有態。此實菊之柔媚爲悅者也。

合蟬第三十三

合蟬、未詳所出。九月末開。粉紅。筒葉花形細者、與藥雜比。方盛開時。筒之大者裂爲兩翅。如飛舞狀。一枝之杪。凡三四花。然大率皆筒葉如荔枝。菊有蟬形者蓋不多爾。

紅二色第三十四

紅二色、出西京。開以九月末。千葉。深淡紅。叢有兩色。而花葉之中。間生筒葉。大小相映。方盛開時。筒之大者裂爲二三。與花葉相雜比。茸茸然。花心與筒葉中。有青黃紅藥。頗與諸菊相異。然余惟桃花石榴川木瓜之類。或有一株異色者。每以造物之付受有不平歟。抑將見其巧歟。今菊之變其黃白而爲粉紅深紫。固可惟而又一株亦有異色並生者也。是亦深可惟歟。花之形度無甚佳處。特記其異爾。

桃花第三十五

桃葉粉紅。單葉中有黃蘂。其色正類桃花。俗以此名。蓋以言其色爾。花之形度雖不甚佳。而開於諸菊未有之前。故人視此菊如木中之梅焉。枝葉最繁密。或有無花者。則一葉之大。踰數寸也。

雜記

敍遺

余聞有麝香菊者。黃花千葉。以香得名。有錦菊者。粉紅碎花。以色得名。有孩兒菊者。粉紅青萼。以形得名。有金絲菊者。紫花黃心。以蘂得名。嘗訪於好事。求於園圃。既未之見。而說者謂孩兒菊與桃花一種。又云種花者剪揑爲之。至錦菊金絲。則或有言其與別名非菊者。若麝香菊。則又出陽翟。洛人實未之見。夫既已記之。而定其品之高下。又因傳聞附會而亂其先後之次。是非余譜菊之意。故特論其名色。列於記花之後。以俟博物之君子。證其謬焉。

補意

余嘗恠古人之於菊。雖賦詠嗟嘆。嘗見於文詞。而未嘗說其花瓌異。如吾譜中所記者。疑古之品。未若今日之富也。今遂有三十五種。又嘗聞於蒔花者云。花之形色變易。如牡丹之類。歲取其變者以爲新。今此菊亦疑所變也。余之所譜。雖自謂甚富。然搜訪所有未至。與花之變易後出。則有待於好事者焉。君子之於文。亦闕其不知者。斯可矣。若夫掇拾治療之方。栽培灌種之宜。宜觀於方册。而問於老圃。不待予言也。

黃碧單葉兩種生於山野籬落之間宜若無足取者然譜中諸菊多以香色態度爲人愛好剪鉏移徙或至傷生而是花與之均賦一性同受一色俱有此名而能遠近山野保其自然固亦無羨於諸菊也余嘉其大意而收之又不敢雜置諸菊之中故特列之於後云

菊譜

范成大撰

本館據百川學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菊譜并序

宋　石湖范成大　至能撰

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說以謂歲華晚。草木變衰。乃獨燁然秀發。傲睨風露。此幽人逸士之操。雖寂寥荒寒。而味道之腴。不改其樂者也。神農書、以菊爲養性上藥。能輕身延年。南陽人飲其潭水。皆壽百歲。使夫人者有爲於當年。醫國庇民。亦猶是而已。菊於君子之道。誠有臭味哉。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鞏直云始華。而菊獨曰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歟。故名勝之士。未有不愛菊者。至陶淵明尤甚愛之。而菊名益重。又其花時。秋暑始退。歲事既登。天氣高明。人情舒閒。騷人飲流。亦以菊爲時花。移檻列斛。輦致觴詠間。謂之重九節物。此雖非深知菊者。要亦不可謂不愛菊也。愛者既多。種者日廣。吳下老圃。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日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榦所出。數百千朵。婆娑團欒。如車蓋熏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花亦爲之屢變。頃見東陽人家菊圖。多至七十種。淳熙丙午。范村所植。正得三十六種。悉爲譜之。明年將益訪求它品爲後譜云。

黃花

勝金黃。一名大金黃。菊以黃爲正。此品最爲豐縟而加輕盈。花葉微尖。但條梗纖弱。難得團簇。作大本須留意扶植乃成。

疊金黃。一名明州黃。又名小金黃。花心極小。疊葉穠密。狀如笑靨。花有富貴氣。開早。

棣棠菊。一名金鏁子。花纖穠。酷似棣棠。色深如赤金。它花色皆不及。蓋奇品也。窠株不甚高。金陵最多。

疊羅黃。狀如小金黃。花葉尖瘦。如剪羅縠。三兩花自作一高枝出叢上。意度瀟灑。

麝香黃。花心豐腴。傍短葉密承之。格極高勝。亦有白者。大略似白佛頂。而勝之遠甚。吳中比年始有。

千葉小金錢。略似明州黃。花葉中外疊疊整齊。心甚大。

太眞黃。花如小金錢。加鮮明。

單葉小金錢。花心尤大。開最早。重陽前已爛漫。

垂絲菊。花蘂深黃。莖極柔細。隨風動搖。如垂絲海棠。

鴛鴦菊。花常相偶。葉深碧。

金鈴菊。一名荔枝菊。舉體千葉細瓣。簇成小毬。如小荔枝。枝條長茂。可以攬結。江東人喜種之。有結爲浮圖樓閣高丈餘者。余頃北使過欒城。其地多菊。家家以盆盎遮門。悉爲鸞鳳亭臺之狀。卽此一種。

毬子菊。如金鈴而差小。二種相去不遠。其大小名字。出於栽培肥瘠之別。

小金鈴。一名夏菊花。如金鈴而極小。無大本。夏中開。

藤菊。花密。條柔以長。如藤蔓。可編作屏幛。亦名棚菊。種之坡上。則垂下裊數尺。如纓絡。尤宜池潭之瀕。

十樣菊。一本開花。形模各異。或多葉。或單葉。或大或小。或如金鈴。往往有六七色以成數。通名之曰十樣。

衢嚴間花黃杭之屬邑有白者

甘菊一名家菊人家種以供蔬茹凡菊葉皆深綠而厚味極苦或有毛惟此葉淡綠柔瑩味微甘咀嚼香味俱勝擷以作羹及泛茶極有風致天隨子所賦卽此種花差勝野菊甚美本不繁花

野菊旅生田野及水濱花單葉極瑣細

白花

五月菊花心極大每一鬚皆中空攢成一匾毬子紅白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徑二寸葉似同蒿夏中開近年院體畫草蟲喜以此菊寫生

金杯玉盤中心黃四傍淺白大葉三數層花頭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本出江東比年稍移栽吳下此與五月菊二品以其花徑寸特大故列之於前

喜容千葉花初開微黃花心極小花中色深外微暈淡欣然丰艷有喜色甚稱其名久則變白尤耐封殖可以引長七八尺至一丈亦可攬結白花中高品也

御衣黃千葉花初開深鵝黃大略似喜容而差疎瘦久則變白

萬鈴菊中心淡黃餡子傍白花葉繞之花端極尖香尤清烈

蓮花菊如小白蓮花多葉而無心花頭疎極蕭散清絕一枝只一葩綠葉亦甚纖巧

芙蓉菊開就者如小木芙蓉尤穠盛者如樓子芍藥但難培植多不能繁蕪

茉莉菊．花葉繁縟．全似茉莉．綠葉亦似之．長大而圓淨．

木香菊．多葉．略似御衣黃．初開淺鵝黃．久則淡白．花葉尖薄．盛開則微卷．芳氣最烈．一名腦子菊．

酴醾菊．細葉稠疊．全似酴醾．比茉莉差小而圓．

艾葉菊．心小、葉單．綠葉尖長似蓬艾．

白麝香．似麝香．黃花差小．亦豐腴韻勝．

白荔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

銀杏菊．淡白．時有微紅花．葉尖綠．葉全似銀杏葉．

波斯菊．花頭極大．一枝只一葩．喜倒垂下．久則微捲．如髮之鬆．

佛頂菊．亦名佛頭菊．中黃、心極大．四傍白花一層繞之．初秋先開白色．漸沁微紅．

桃花菊．多葉至四五重．粉紅色．濃淡在桃杏紅梅之間．未霜即開．最爲妍麗．中秋後便可賞．以其質如白之受采．故附白花．

燕脂菊．類桃花菊．深紅淺紫．比燕脂色尤重．比年始有之．此品既出．桃花菊遂無顏色．蓋奇品也．姑附白花之後．

紫菊、一名孩兒菊．花如紫茸．叢苗細碎．微有菊香．或云即澤蘭也．以其與菊同時．又常及重九．故附於菊．

後序

菊有黃白二種。而二黃爲正。洛人於牡丹。獨曰花而不名。好事者於菊。亦但曰黃花。皆所以貴珍之故也。譜先黃而次白。陶隱居謂菊有二種。一種莖紫氣芳味甘葉嫩可食。花微小者爲眞。其青莖細葉作蒿艾氣、味苦、花大、名苦薏。非眞也。今吳下惟甘菊一種可食。花細碎。品不甚高。餘味皆苦。白花尤甚。花亦大。隱居論藥。既不以此爲眞。後復云。白菊治風眩。陳藏器之說亦然。靈寶方及抱朴子丹法文。悉用白菊。蓋與前說相抵牾。今詳此。唯甘菊一種可食。亦入藥餌。餘黃白二花雖不可茹。皆可入藥。而治頭風。則尙白者。此論堅定無疑。併附著於後。

菊譜

史正志撰

本館據百川學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菊譜

宋　吳門老圃史正志撰

菊、草屬也。以黃爲正。所以概稱黃花。漢俗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尙九日而用時之草也。南陽酈縣有菊潭。飲其水者皆壽。神仙傳有康生服其花而成仙。菊有黃華。北方用以準節令。大略黃華開時。節候不差。江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不然。考其理。菊性介烈高潔。不與百卉同其盛衰。必待霜降草木黃落而花始開。嶺南冬至始有微霜故也。本草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傅延年。所宜貴者。苗可以菜。花可以藥。囊可以枕。釀可以飲。所以高人隱士。籬落畦圃之間。不可一日無此花也。陶淵明植於三徑。采於東籬。裛露掇英。汎以忘憂。鍾會賦以五美。謂圓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杯中體輕。神仙食也。其爲所重如此。然品類有數十種。而白菊一二年多有變黃者。余在二水植大白菊百餘株。次年盡變爲黃花。今以色之黃白及雜色品類可見於吳門者。二十有七種。大小顏色殊異而不同。自昔好事者爲牡丹、芍藥、海棠、竹筍作譜記者多矣。獨菊花未有爲之譜者。殆亦菊花之闕文也歟。余姑以所見爲之。若夫耳目之未接。品類之未備。更俟博雅君子與我同志者續之。今以所見具列于後。

黃

大金黃

心密。花瓣大如大錢。

小金黃

心微紅。花瓣鵝黃。葉翠。大如衆花。

佛頭菊

無心。中邊亦同。

小佛頭菊

同上。微小。又云疊羅黃。

金墩菊

比佛頭頗瘦。花心微窪。

金鈴菊

心微青紅。花瓣鵝黃色。葉小。又云明州黃。

深色御袍黃

心起突。色如深鵝黃。

淺色御袍黃

中深。

金錢菊

心小。花瓣稀。

毬子黃

中邊一色突起如毬子。

棣棠菊

色深黃如棣棠狀。比甘菊差大。

甘菊

色深黃。比棣棠頗小。

野菊

細瘦。枝柯凋衰。多野生。亦有白者。

白

金盞銀臺

心突起。瓣黃四邊白。

樓子佛頂

心大突起。似佛頂。四邊單葉。

添色喜容

心微突起。瓣密且大。

纏枝菊

花瓣薄。開過轉紅色。

玉盤菊

黃心突起。淡白緣邊。

單心菊

細花心。瓣大。

樓子菊

層層狀如樓子。

萬鈴菊

心茸茸突起。花多半開者如鈴。

腦子菊

花瓣微皺縮。如腦子狀。

茶蘼菊

心青黃微起如鵝黃色淺

雜色紅紫

十樣菊

黃白雜樣亦有微紫花頭小

桃花菊

花瓣全如桃花秋初先開色有淺深深秋亦有白者

芙蓉菊

狀如芙蓉亦紅色

孩兒菊

紫蕚白心茸茸然葉上有光與他菊異

夏月佛頂菊

五六月開色微紅

後序

菊之開也既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

色者漸轉紅枯于枝上花瓣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王介甫武夷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落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騷人賦落英與夫却遶東籬嗅落英亦用楚辭語耳王彥賓言古人之言有不必盡循者如楚辭言秋菊落英之語余謂詩人所以多識草木之名蓋爲是也歐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佩紱彼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猶有未盡識之而不知有落有不落者耶王彥賓之徒又從而爲之贅疣蓋益遠矣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開芳馨可愛耳若夫衰謝而後落豈復有可餐之味楚辭之過乃在於此或云詩之訪落以落訓始也意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然則介甫之引證殆亦未之思歟或者之說不爲無據余學爲老圃而頗識草木者因併書于菊譜之後淳熙歲次乙未閏九月望日吳門老圃敍

梅譜

范成大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墨海金壺珠叢別錄皆收有此書百川作梅譜墨海珠叢作范村梅譜百川宋本故據以排印書名亦從之並附墨海本所載提要於後

梅譜 并序

宋　石湖范成大　至能撰

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學圃之士。必先種梅。且不厭多。他花有無多少。皆不繫重輕。余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比年又於舍南買王氏僦舍七十楹。盡拆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吳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以遺好事者。

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脚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

早梅。花勝直脚梅。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故得早名。錢塘湖上亦有一種。尤開早。余嘗重陽日親折之。有橫枝對菊開之句。行都賣花者爭先爲奇。冬初折未開枝。置浴室中。薰蒸令拆。強名早梅。終瑣碎無香。余頃守桂林。立春梅已過。元夕則噹青子。皆非風土之正。杜子美詩云。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惟冬春之交。正是花時耳。

官城梅。吳下圃人以直脚梅擇它本花肥實美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唐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

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北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

古梅。會稽最多。四明、吳興、亦間有之。其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風至、綠絲飄飄可玩。初謂古木久歷風日致然。詳考會稽所產。雖小株亦有苔痕。蓋別是一種。非必古木。余嘗從會稽移植十本。一年後花雖盛發。苔皆剝落殆盡。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卽不變移。風土不相宜。會稽隔一江。湖蘇接壤。故土宜或異同也。凡古梅多苔者。封固花葉之眼。惟罅隙間始能發花。花雖稀。而氣之所鍾。豐腴妙絕。苔剝落者則花發仍多。與常梅同。去成都二十里有臥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物也。謂之梅龍。好事者載酒遊之。淸江酒家有大梅如數間屋。傍枝四垂。周遭可羅坐數十人。任子嚴運使買得。作凌風閣臨之。因遂進築大圃。謂之盤園。余生平所見梅之奇古者。惟此兩處爲冠。隨筆記之。附古梅後。

重葉梅。花頭甚豐。葉重數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爲瑰異。極梅之變化工無餘巧矣。近年方見之。蜀海棠有重葉者。名蓮花海棠。爲天下第一。可與此梅作對。

綠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絳紫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靑。特爲淸高。好事者比之九疑仙人萼綠華。京師艮嶽有萼綠華堂。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爲時所貴重。吳下又有一種。萼亦微綠。四邊猶淺絳。亦自難得。

百葉緗梅。亦名黃香梅。亦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微黃。花頭差小而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尤穠美。不結實。

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絕景也。梅聖俞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爲著題。東坡詩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蓋謂其不韻。爲紅梅解嘲云。承平時。此花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岡圃中。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傖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吳郡。開盜花種事。以詩遺公曰。館娃宮北發精神。粉瘦瓊寒露藥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當時罕得如此。比年展轉移接。殆不可勝數矣。世傳吳下紅梅詩甚多。惟方子通一篇絕唱。有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之句。

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凡雙果必並蔕。惟此一蔕而結雙梅。亦尤物。

杏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匾。有爛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梅。

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狗蠅梅。經接花疎。雖盛開。花常半含。名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密香穠。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題詠。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此花多宿葉。結實如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其中。

後序

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與老枝怪奇者爲貴。其新接稚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酴醾薔薇輩者。吳下謂之氣條。此直宜取實規利。無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糞壤力勝者。於條上茁短橫枝。狀如棘針。花密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畫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略皆氣條耳。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惟廉宣仲所作。差有風致。世鮮有許之者。余故附之譜後。

范村梅譜提要

范村梅譜一卷。宋范成大撰。成大有桂海虞衡志已著錄。此乃記所居范村之梅。凡十二種。前有自序。稱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又於舍南買王氏僦舍七十楹。盡拆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吳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蓋記其別業之所有。故以范村爲目也。梅之名雖見經典。然古者不重其花。故離騷徧詠香草。獨不及梅。說苑始有越使執一枝梅遺梁王事。其重花之始歟。六朝及唐。遞相賦詠。至宋而遂爲詩家所最貴。然其裒爲譜者。則自成大是編始。其所品評。往往與後來小異。如綠萼梅今爲常產。而成大以爲極難得。是蓋古今地氣之異。故以少而見珍也。又楊无咎畫梅。後世珍爲絕作。而成大後序乃謂其畫大略皆如吳下之氣條。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與宋孝宗詆无咎爲村梅者。所論相近。至嘉熙淳祐間。趙希鵠作洞天清錄。始稱江西人得无咎一幅梅。價不下百千匹。是又貴遠賤近之證矣。通考以此書與所作菊譜。合爲一編。題曰范村梅菊譜二卷。然觀其自序。實別爲書。今故仍分著於錄焉。

海棠譜

陳思撰

本館據百川學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海掌譜

海棠譜序

世之花卉種類不一。或以色而豔。或以香而妍。是皆鍾天地之秀。爲人所欽羨也。梅花占於春前。牡丹殿於春後。騷人墨客。特注意焉。獨海棠一種。風資豔質。固不在二花下。自杜陵入蜀。絕吟於是花。世因以此薄之。其後都官鄭谷已爲舉似。（谷詩：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本朝列聖品題。雲章奎畫。烜耀千古。此花始得顯聞于時。盛傳於世矣。今採取諸家雜錄。及彙次唐以來諸人詩句。以爲一編。目曰海棠譜。雖纂集未能詳盡。聊預衆譜之列云。開慶改元長至日敍。

海棠譜卷上

宋　陳思撰

敍事

蜀花稱美者有海棠焉然記牒多所不錄蓋恐近代有之何者古今獨棄此而取彼耶嘗聞眞宗皇帝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爲首章賜近臣唱和則知海棠足與牡丹抗衡而可獨步於西州矣因搜擇前志惟唐相賈元靖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誠不虛美耳近世名儒巨賢發于歌詠清辭麗句往往而得立慶曆中爲縣洪雅春多暇日地富海棠幸得爲東道主惜其繁豔爲一隅之滯卉爲作海棠記敍其大槩及編次諸公詩句于右復率蕪拙作五言百韻詩一章四韻詩一章附于卷末好事者幸無誚焉沈立海棠記序

棠之稱甚衆若詩有蔽芾甘棠又曰有杕之杜又爾雅釋木曰杜、甘棠也。郭璞注今之杜梨杜、赤棠白者棠又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棠實又俗說有地棠棠梨沙棠味如李無核較是數說俱非謂海棠也凡今草木以海爲名者西陽雜俎云唐贊皇李德裕嘗言花名中之帶海者悉從海外來故知海櫻海柳海石榴海木瓜之類俱無聞於記述豈以多而爲稱耶又非多也誠恐近代得之于海外耳又杜子美海櫻行云欲栽北辰不可得惟有西域胡僧識若然則贊皇之言不誣矣海棠雖盛稱於蜀而蜀人不甚重今京師江淮尤競植之每一本價不下數十金勝地名園目爲佳致而出江南者復稱之曰南海棠大抵相類而花差小

色尤深耳。棠性多類梨。核生者長遲。逮十數年。方有花。都下接花工。多以嫩枝附梨而贅之。則易茂矣。種宜壚壤膏沃之地。其根色黃而盤勁。其木堅而多節。其外白而中赤。其枝柔密而脩暢。其葉類杜。大者縹綠色。而小者淺紫色。其紅花五出。初極紅。如臙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縞暈。至落則若宿粧淡粉矣。其蒂長寸餘。淡紫色。於葉間或三蕚至五蕚。爲叢而生。其蘂如金粟。蘂中有鬚三。如紫絲。其香清酷。不蘭不麝。其實狀如梨。大若櫻桃。至秋熟可食。其味甘而微酸。茲棠之大槩也。沈立海棠記

杜子美居蜀累年。吟詠殆遍。海棠奇豔。而詩章獨不及。何耶。鄭谷詩云。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是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霑工部風騷力。猶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荊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爲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工也。韻語陽秋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粧。事見太眞外傳。曰。上皇登沈香亭。召太眞妃。于時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冷齋夜話

東坡謫黃州。居于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而獨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東坡爲作長篇。平生喜爲人寫人間刻石者自有五六本。云吾平生最得意詩也。古今詩話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時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吏尚能言之石林詩話

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橋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生家海棠叢開少游醉臥宿於此明日題其柱曰喚起一聲人悄衾暖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擾瓢共舀覺傾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東坡愛之恨不得其腔當有知之者耳冷齋夜話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倅淵材聞之乃吐飯大步往謁李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柰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墨客揮犀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陳俗哉山谷作酴釄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若將出類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冷齋夜話

仁宗朝張冕學士賦蜀中海棠詩沈立取以載海棠記中云山木瓜開千顆顆水林檎發一攢攢注云大約木瓜林檎花初開皆與海棠相類若冕言則江西人正謂棠梨花耳惟紫綿色者始謂之海棠按沈立記言其花五出初極紅如燕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繽暈至落則若宿粧淡粉審此則似木瓜林檎六花者非眞海棠明矣晏元獻云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然則元獻亦與張冕同意耶復齋漫錄

閩中潘字修貢堂下海棠極盛。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脩榦。頃所未見。每春著花。眞錦繡段。其間有如紫綿搓色者。亦有不如此者。蓋其種類不同。不可一槩論也。至其花落。則皆若宿粧淡粉矣。余三春對此觀之至熟。大率富沙多此。官舍人家往往皆種之。並是帚子海棠。正與蜀中者相類。斯可貴耳。今江浙間別有一種柔枝長蒂。顏色淺紅。垂英向下。如日蔫者。謂之垂絲海棠。全與此不同類。蓋強名耳。苕溪漁隱

吾叔劉淵材曰。平生死無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欲說。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乃答曰。第一恨鱖魚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詩。聞者大笑。淵材瞠目答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冷齋夜話

王介甫梅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杜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詩。曾不若東坡柯丘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名老杜。而補亡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苕溪詩話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粧。先生常作大字如掌書此詩。似是晚年筆札。與集本不同者。嫋嫋作渺渺。霏霏作空濛。故墨跡舊藏秦少師伯陽。後歸林右司子長。今從墨蹟。吳興沈氏註東坡詩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章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汝。於飲餞處。宜哀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詩話總龜

蜀潘炕有婢姜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蘂而生頗有國色善爲新聲外史檮杌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椹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笋但恨時不同然牡丹酴醾楊梅枇杷盡爲執友雲仙散錄

海棠花欲鮮而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澆根下瑣碎錄

李贊皇花木記以海爲名者悉從海外來如海棠之類是也同前

海棠候花謝結子剪去來年花盛而無葉同前

眞宗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爲首近臣唱和瑣碎後錄

唐相賈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同前

重葉海棠曰花命婦又云多葉海棠曰花戚里牡丹榮辱志

每歲冬至前後正宜移掇窠子隨手使肥水澆以鴿過麻屑糞土壅培根柢使之厚密纔到春暖則枝葉自然大發著花亦繁密矣長春備用

許昌薛能海棠詩敍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花木錄

南海棠木性無異惟枝多屈曲數數有刺如杜梨花亦繁盛開稍早同前

黃海棠木性類海棠青葉微圓而色深光滑不相類花半開鵝黃色盛開漸淺黃矣同前

海棠色紅以木瓜頭接之則色白長樂志

徐俊樂道隱於棗肆中家植海棠結巢其上引客登木而飲紺珠集

海棠譜卷中

詩上

海棠　御製

每至春園獨有名。天然與染半紅深。芳菲占得歌臺地。妖豔誰憐向日臨。莫道無情閑笑臉。任從折戴上冠簪。偏宜雨後看顏色。幾處金杯爲爾斟。

海棠　眞宗御製

春律行將半。繁枝忽競芳。霏霏含宿霧。灼灼豔朝陽。戲蝶棲輕藥。遊蜂逐遠香。物華留賦詠。非獨務雕章。

又　同前

翠萼凌晨綻。清香逐處飄。高低臨曲檻。紅白間纖條。潤比攢温玉。繁如簇絳綃。盡堪圖畫取。名筆在僧繇。

會僚屬賞海棠偶有題詠　光宗御製

濃淡名花產蜀鄉。半含風露浥新粧。嬌嬈不減舊時態。誰與丹青爲發揚。

觀海棠有成　同前

東風用意施顏色。豔麗偏宜著雨時。朝詠暮吟看不足。羨他逸蝶宿深枝。

唐薛許昌能海棠詩并序

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工部子美於斯有之矣得非興象不出歿而有懷何天之厚余獲此遺遇僅不敢讓用當其無因賦五言一章二十句學陳梁之紫妍漢魏之朱不以彼物擇其功不以陳言踵其趣或其人之適此有若韓宣子者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又花植於府之古營因刻貞石以遺吾黨將來君子業詩者苟未變於道無賦耳咸通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敍

酷烈復離披玄功莫我知青苔浮落處暮柳間開時醉帶遊人插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計妍多畫半遺島蘇連水脈庭綻雜松枝偶泛因沉硯閑飄欲亂棊遶山生玉壘和郡徧坤維負賞慚休飲牽吟分失飢明年應不見留此贈巴兒

又七言

四海應無蜀海棠一時開處一城香晴來使府低臨檻雨後人家散出牆閑地細飄浮淨靡短亭深綻隔垂楊從來看盡詩誰苦不及懽遊與盡將

海棠　　鄭谷

春風用意勻顏色銷得攜觴與賦詩濃麗最宜新著雨嬌嬈全在欲開時莫愁粉黛臨窗懶梁廣丹青點筆遲朝醉暮吟看不足羨他蝴蝶宿深枝

蜀中賞海棠

濃淡方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杜工部旅兩蜀詩集中無海棠之歌

擢第後入蜀經羅利路見海棠盛開偶題　　鄭谷

上國休誇紅杏豔。沉溪自照綠苔磯。一枝低帶流鶯睡。數片狂和舞蝶飛。堪恨路長移不得。可無人與畫將歸。手中已有新春桂。多謝煙香更入衣。

奉和眞宗御製後苑雜花海棠　　晏樞相殊

太液波才綠。靈和絮未飄。霞文光啓旦。珠琲密封條。積潤涵仙露。濃英奪海綃。九陽資造化。天意屬喬嶢。

同和　　劉內翰筠

遲景烘初綻。鮮風惜未飄。蝶魂迷密徑。鶯語近新條。芳薰薰宮錦。丹漿暈海綃。惟時奉宸唱。賡奉愧咎嶢。

海棠　　晏樞相

輕盈千結亂櫻叢。占得年芳近碧櫳。逐處間勻高下萼。幾番分破淺深紅。煙晴始覺香纓綻。日極猶疑蠟蒂融。數夕朱欄未飄落。再三珍重石尤風。

又

杏靄何驚目。鮮妍欲蕩魂。向人無限思。當晝不勝繁。浩露晴方浥。遊蜂暖更喧。只應春有意。留贈子山園。

又

昔聞遊客話芳菲。濯錦江頭幾萬枝。縱使許昌詩筆健。可能終古絕妍辭。

又

濯錦江頭樹移根藥砌中只應春有意偏與半粧紅

和樞密侍郎因看海棠憶禁苑此花最盛　晏樞相

青瑣曾留眄珍叢宛未移幸分霖雨潤猶見豔陽姿岸幘來朱檻攀條憶綵鞿能令人愛樹不獨召南詩

又　郭待制稹

朱欄明媚照橫塘芳樹交加枕短牆傳得東君深意態染成西蜀好風光破紅枝上仍施粉繁翠陰中旋撲香應爲無詩怨工部至今含露作啼粧

又　石學士延年

君看海棠格羣花品詎同嬌嬈情自富蕭散豔非窮傷穀班吳苑梅羅碎蜀宮錦窠杯裏影綉段隰前烘心亂香無數莖柔動滿叢意分巫峽雨腰細漢臺風盛若霞藏日鮮於血洒空高低千點赤深淺半開紅粧指朱纔布膏唇檀更融色焦無可壓體瘦不成豐枝重輕浮外苞疎密鬧中難勝蜂不定易入蝶能通

蜀地海棠繁媚有思加膩榦豐條苒弱可愛北方所未見諸公作詩流播西人予素好玩不能自默然所道皆在前人陳迹中如國風中章亦無媿云　宋景文公

蜀國天餘煦珍葩地所宜濃芳不隱葉併豔欲然枝襞影分羣萼均霞點萬蕤回文錦成後夾煎燎烘時蜂藥迎銜密鶯梢向坐危淺深雙絕態啼笑兩妍姿絳節排煙竦丹釭落帶垂童容鄣畏薄便面到憂遲媚日能徐照暄風肯遽吹蜀少疾風故花愈盛惜歡當晚晚留恨付離披麗極都無比繁多僅自持損香饒麝柏照

影欠瑤池畫要精侔色歌須巧騁辭舉樽頻語客細摘玩芳期

和晏尚書海棠

媚柯攢仄倚春暉封植寧同北枳移（花自西蜀流種而禮麗不變）台嶺分霞爭抱蕚蜀宮裁錦鬬纏枝不憂輕露蒙時潤正恨炎風獵處危把酒凭欄堪併賞莫容私恨爲披離

海棠

西域流根遠中都屬賞偏初無可並色竟不許勝妍薄暝霞烘爛平明露濯鮮長衾繡作地密帳錦爲天（吳人語齊覆爲帳天）淺影才欹檻柯橫欲照筵愁心隨落處醉眼著繁邊的的誇粧靚番番恃笑嚬何嘗見蘭媚要是掩櫻然豔足非他譽香輕且近傳所嗟名後出遺載楚臣篇

又　三首並同前

萬蕚霞乾照曙空向來心賞已多同未如此日家園樂數徧繁枝衰衰紅

暮春月內署書閒前海棠花盛開率爾七言八韻寄長卿諫議　張洎

去歲海棠花發日曾將詩句詠芳妍今來花發春依舊君已雄飛玉案前曠隔清塵樞要地獨攀紅蕚豔陽天硃枝高映銀臺月嫩葉低含綺閣煙花落花開懷勝賞春來春去感流年清辭早綴巴人唱妙翰猶械蜀國牋共仰壯圖方赫耳自嗟衰鬢轉皤然因憑鴛蝶傳消息莫忘蓬萊有病仙

海棠　程琳

海外移根灼灼奇。風情閑麗比應稀。品焚寶萼排珠琲。旖旎芳叢簇繡帷。繁極只愁隨暮雨。飄多何計駐春暉。浣花溪上年年意。露濕煙霞拂客衣。

海棠　學士李定

青帝行春信自專。精心知向海棠偏。不煩工部風騷力。猶占勾芒造化權。倚檻半開紅朵密。遶池初應翠枝連。誰人與拔栽瓊苑。看與花王鬬後先。

海棠　著作石揚休

化工裁剪用功專。濯錦江頭價最偏。酷愛幾思憑畫手。難題渾覺挫詩權。豔凝絳繡深深染。樹認紅綃密密連。因想當年武平一。枝枝眷賜侍臣先。

海棠　直講范鎮

不知眞宰是誰專。生得韶光此樹偏。吟筆偶遺工部意。賦辭今職翰林權。風飜翠幕晨香入。霞照危牆夕影連。移植上園如得地。芳名應在紫薇先。

又　石揚休

開盡妖桃落盡梨。淺萼深萼照華池。都緣西蜀盤根遠。豈是東君屬意遲。煙慘別容曛宿酒。露凝啼臉失臙脂。須知賈相風流甚。曾許神仙品格奇。

輕紅如杏素遮梨。直似佳人照碧池。已是化工教豔絕。莫嫌青帝與開遲。煙滋綽約明雙臉。雨借夭饒入四肢。西蜀有名須得地。瓊林高壓百花奇。

和燕龍圖海棠　　推官楊諤

西漢欺盧橘。東陽愛野棠。許昌奇此遇。子美欠先揚。杜宇三春豔。蚕叢一國香。燕脂點亂雨。生色麗斜陽。

富豔東君節。暄妍白帝方。錦樓祈水色。玉壘換山光。風格林檎細。腰支郁李長。天生笑容質。時樣舞衣裳。

少吐深深染。全開淡淡粧。煙媒護綠蕚。風陣損朱房。旋失因臨水。閑飄弗過牆。佩亡愁殺甫。簪脫卽連姜。

蝶舞菱花照。鶯啼罨畫堂。仙如弄玉少。墜似綠珠常。不見還成悔。相思幾欲狂。春深濯錦水。日晚浣紗方。

臥對移簾柙。吟看近筆牀。池清滿園倒。鳥起一枝昂。紫燕銜泥急。黃蜂趁蜜忙。化工眞用意。銷得與攜觴。

海棠　　殿丞高惟幾

故國庸岷外。孤根楚苑中。使梅休妬白。仙杏已饒紅。旋恐陽城破。尋憂下蔡空。幾時夢巫峽。獨立怨春風。

海棠　　高覿

錦里花中色最奇。妖饒天賦本來稀。綺霞忽照迷紅障。穀露輕籠設翠幃。鬱朵有情粧媚景。纖枝無力帶殘暉。好將綉向羅裙上。永作香閨楚楚衣。

海棠　　凌景陽

名園封植幾經年。濕雨梢雲不斷。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郷曾未識詩人。

海棠　學士張冕

海棠栽植徧塵寰。未必成都欲詠難。山木瓜開千顆顆。水林檎發一攢攢。大約木瓜林檎花初發皆與海棠相類但花稀而先葉耳惟山木瓜水林檎尤似山木瓜揚州有之楮木叢也初疑紅豆爭頭綴。忽覺燕脂衆手丸。西蜀僧家根撥小。南荊官舍樹支寬。高穿羣木無因蔽。平倚危樓最好看。十畝園林渾剗火。數方池面悉如丹。錦袍萬丈仍連袂。白傳珠被齊光更合歡。楚詞風嫋細腰粧正罷。楚宮露晞銅雀淚新乾。晨曦遠借彤雲暖。秋魄微侵甲帳寒。會讌豈勞供幄幕。採香應見費龍檀。穠燒游女青絲髮。殷染妖姬白玉冠。賓席半移隈茜綬。使車多熱簇雕鞍。層層排朶縈飛蝶。密密交柯宿翠翰。詩客早漸矜縷管。畫工誰敢銜霜紈。本期相伴千場醉。可忍輕邀百卉殘。川路尚移隨迅瀨。舊船猶折出長瀾。飄零絳雪深盈尺。收拾晴霞散結團。時去獨應賢者識。色空潛有達人觀。譜爲仙子終須美。王禹偁海仙詩序。實作寒梅況不酸。具序中。五六年來離別恨。春宵頻夢石臺盤。卽王石臺盤在後園海棠林下至今存焉。

西園海棠　范純仁

丹葩翠葉競妖濃。蜂蝶飜飜弄暖風。濯雨正疑宮錦爛。媚晴先奪曉霞紅。芬菲劍外從來勝。歡賞天涯爲爾同。却想鄉關足塵士。只應能見畫圖中。

英韶在前徒矜下里之曲風雅未喪豈繫擊轅之音不圖綴綺靡之辭抑將導敦厚之旨耳海棠雖盛於蜀人不甚貴因暇偶成五言百韻律詩一章四韻詩一章附于卷末知我者無加焉

沈立

岷蜀地千里。海棠花獨妍。萬株佳麗國。二月豔陽天。叢萼勻如布。脩莖巧似編。彤雲輕點綴。赤玉碎雕鐫。瑟瑟光輸瑩。猩猩血借鮮。淺深相向背。疎密遞勾牽。輕蒨重重染。丹砂細細研。藥纖金粟拱。翠嫩紫絲拳。紅蠟隨英滴。明璣著顆穿。初莖爭裊娜。翹榦共蹁躚。絕代知無價。生香不減錢。分靈應桂苑。鍾粹定星躔。木帝經邦相。花王入室賢。祥颸加剪拂。卿靄共陶甄。眞宰陰推轂。勾芒與著鞭。不須憂薄命。好爲惜流年。贊翼施生柄。扶持煦媼權。主張韶令正。調燮淑威宣。和氣高低洽。芳心次第還。金釵人十二。珠履客三千。雲雨迷巫峽。風波怨洛川。娉婷宜佳楚。妖冶合居燕。綉被通宵展。華燈徹曙燃。橫披前檻外。半出假山巔。暗羨遊蜂採。偷輸蟻穴沿。瘦嫌蛛網織。柔怯女蘿纏。蓄恨憑誰訊。無言只自憐。文君酒壚伴。楊子草堂前。品格生來別。風流到老全。繁中生悵望。衆裏見喧闐。暄暖精神出。晴明意態便。關關鶯對語。雨雨燕高甍。天上宜封殖。人間偶佇延。共櫻圍別館。與杏擁斜阡。淸暖靡爭卷。黃昏幕尙褰。低籠金轡�submit。高映畫鞦韆。忽認梁園妓。深疑閬苑仙。忩忩來蕙圃。遠遠別芝田。羞隱暝濛霧。輕如淡蕩煙。乍逢開羽扇。初喜下雲軿。髣髴向星曆。依稀帶翠鈿。五銖衣宛轉。七寶帳翩翾。獨立挨霓節。成行列彩旃。困宜欹宂枕。步好襯金蓮。舞定休回袖。粧濃不傅鈆。蓋張松鬱鬱。茵藉草芊芊。馥郁蘭供夢。扶疎柳伴眠。軀輕彌綽約。腰細更便嬛。嫵妮常顯若。幽柔自洒然。侍兒羅白芷。婢子列芳荃。口口濃檀注。腮腮薄粉填。解圍施葉幄。買笑有榆錢。旖旎環瑤席。婆娑匝玳筵。嬌依屏曲曲。泣對露涓涓。南陌輕埃斂。東郊夕照連。幾時休縹渺。從此識嬋娟。

是處遺簪可。誰家不管絃。妬姬貪恐失。戲稚惜何顛。折閃搔頭穩。擎擡約腕椎。戴瀌鬟上鳳。裝壓鬢邊蟬。汲引新懽聚。消磨宿忿鑱。縱觀須倒載。命宴必加籩。飜曲教歌媛。更詞送酒船。鄉心須暫解。病眼當時痊。迢遞來油壁。從容住錦鞯。雅宜交讓比。穠與棣華聯。不憤參朱槿。寧甘混木綿。醃醾潛失色。躑躅敢差肩。素柰思投迹。天桃恥備員。梧桐愧金井。芍藥濫花磚。併壓辛夷俗。潛排寶馬薦。天恩無久恃。人寵莫長專。布影交三徑。敷榮遍一廛。凝眸方瞱瞱。迴首旋翩翩。可忍驕飇挫。胡煩急景煎。珊瑚隨手碎。絳雪繞枝旋。拂漢霞初散。當樓月自圓。飄零隨蟻蠓。散亂逐潺湲。灼灼龜城外。亭亭錦水邊。抱愁應慘戮。有淚即潺湲。午影迷蝴蝶。朝寒怨杜鵑。物情元倚伏。人意莫拘攣。擢秀高羣木。稱珍極八埏。未開獨脈脈。憂落固悁悁。別著新文紀。重尋舊譜箋。其知紅豔好。誰辨赤心堅。實事陪朱李。根宜灌醴泉。栽須憐竹柏。樹莫繞烏鳶。恥託膏腴茂。當隨富貴遷。爲多猶底滯。因遠尙迍邅。客思易成亂。心期未省愆。畫思摩詰筆。吟稱薛濤牋。醉目休頻送。詩情豈易緣。薛能詒麗句。鄭谷賞佳篇。止感芳姿美。那怜託地偏。山經猶罕記。方志未多傳。巧詠憂才竭。冥搜得意湔。遐陬寡眞賞。僻境忍輕捐。抽祕慚非據。探奇敢讓先。援毫敍名卉。聊用放懷焉。

又

占斷香與色。蜀花徒日開。園林無卽俗。蜂蝶落仍來。青帝若爲意。東風知限才。古今吟不盡。百韻愧空裁。

海棠譜卷下

詩下

商山海棠　王元之

錦里名雖盛。商山豔更繁。別疑天與態。不稱土生根。淺著紅蘭染。深於絳雪噴。待開先釀酒。怕落預呼魂。香裏無勍敵。花中是至尊。桂須辭月窟。桃合避仙源。浮動冠頻側。霓裳袖忽飜。望夫臨水石。窺客出牆垣。贈別難饒柳。忘憂肯讓萱。輕輕飛燕舞。脈脈息嫣言。蕙陋虛侵逕。梨凡浪占園。論心留蝶宿。低面厭鶯喧。不忝神仙品。好事者作花品以此爲神仙。何辜造化恩。自期栽御苑。誰使擲山村。綺季荒祠畔。仙娥古洞門。煙愁思舊夢。雨泣怨新婚。畫恐明妃恨。移同卓氏奔。秖教三月見。不得四時存。繡被堆籠勢。燕脂浥淚痕。貳車春未去。應得伴芳樽。

別堂後海棠　同前

一堆紅雪媚青春。惜別須教淚滿巾。好在明年莫憔悴。校書兼是愛花人。此花余去後是推官王校書移入。

題錢塘縣羅江東手植海棠　王元之

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寓居定慧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東坡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脩竹。忽逢絕豔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海棠　前人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遊海棠西山示趙彥成　邵康節

東風吹雨過溪門。白白朱朱亂遠村。灘石已無回棹勢。岸楓猶出繫船痕。時危不厭江山僻。客好惟知笑語溫。莫上南崗看春色。海棠花下却銷魂。

海棠　韓持國

濯錦江頭千萬枝。當來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

在禁林時有懷荊南舊遊　元厚之

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

海棠　洪覺範

酒入香腮笑不知。小粧初罷醉兒癡。一株柳外牆頭見。却勝千叢著雨時。

海棠　崔德符

渾是華清出浴初。碧綃斜掩見紅膚。便教桃李能言語。要比嬌妍比得無。

海棠并序　梅聖俞

道損司門。前日過訪別。且云計程二月到郡。正看暗惡海棠。頗見太守風味。因爲詩以送行。

蜀州海棠勝兩川。使君欲賞意已猛。春露洗開千萬株。燕脂點素攢細梗。朝看不足夜秉燭。何暇更尋桃與杏。青泥劍棧將度時。跨馬莫辭霜氣冷。

海棠　同前

江鷺入朱閣。海棠繁錦條。醉生燕玉頰。瘦聚楚宮腰。曾不分香去。尤宜著意描。誰能共吹笛。樹下想前朝。

予嘗於宋宣獻宅見圖畫明皇於海棠花下夙吹觱篥寧王吹笛黃幡綽拍。

又

要識吳同蜀。須看線海棠。燕脂色欲滴。紫蠟蒂何長。夜雨偏宜著。春風一任狂。當時杜子美。吟徧獨相忘。

海棠　王荊公

綠嬌隱約眉輕掃。紅嫩妖饒臉薄粧。巧筆寫傳功未盡。清才吟詠興何長。

移岳州去房陵道中見海棠　張芸叟

馬息山頭見海棠。羣仙會處錦屏張。天寒日晚行人絕。自落自開還自香。

和何靖山人海棠　文與可

爲愛香苞照地紅。倚欄終日對芳叢。夜深忽憶南枝好。把酒更來明月中。

晁二家有海棠去歲花開晁二呼杜卿家小娃歌舞花下痛飲今春花開復欲招客而杜已出守戲以詩調之　張文潛

頗疑蜂蝶過鄰家。知是東牆去歲花。駿馬無因迎小妾。鴟夷何用強隨車。

雨中對酒庭下海棠經雨不謝　陳參政與義

巴陵二月客添衣。草草杯盤恨醉遲。燕子不禁連夜雨。海棠猶待老人詩。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白竹籬前湖海闊。茫茫身世兩堪悲。

陪粹翁舉酒於君子亭下海棠方開　同上

世故驅人殊未央。卽從地主借繩床。春風浩浩吹游子。暮雨霏霏濕海棠。古國衣冠無態度。隔簾花葉有輝光。使君禮數能寬否。酒味撩人我欲狂。

和冬曦海棠　程全紫敦厚

花中名品異。人重比甘棠。苞嫩相思密。紅深琥珀光。好風傳馥郁。凡卉愧芬芳。爛熳雲成瑞。葳蕤女有嬙。生來先蜀國。開處始朝陽。賞卽笙歌地。題稱翰墨場。煙霞容易散。蜂蝶等閑忙。誰是多情侶。欄邊重舉觴。

今晨秋氣蕭瑟不意海棠再開因書二絕期好事者和　同前

曾逐狂颸取意飛。一時春色便依稀。舊叢還有香心在。却被西風管領歸。

露濕胭脂淚臉寒。獨將幽恨倚欄干。精神不比籬邊菊。莫把尋常醉眼看。

雨中海棠　同前

玉脆紅輕不耐寒。無端風雨苦相干。曉來試卷珠簾看。蔌蔌飛香滿畫欄。

惜海棠開晚

今年春色可勝嗟。二月山中未見花。長憶去年今夜月。海棠花影到窗紗。

海棠　僧如壁

竇花檐上爭桃李。頓使春工不直錢。莫怪海棠不受折。要令雲髻絕塵緣。

江左謂海棠爲川紅　吳中復

靚粧濃淡藻蒙茸。高下池臺細細風。却恨韶華偏蜀士。更無顏色似川紅。尋香只恐三春暮。把酒欣逢一笑同。子美詩才猶閣筆。至今寂寞錦城中。

海棠　劉子翬

幽姿淑態弄春晴。梅借風流柳借輕。種處靜宜臨野水。開時長是近清明。幾經夜雨香猶在。染盡胭脂畫不成。詩老無心爲題拂。至今惆悵似含情。

海棠　郭震

又隨桃李一時榮。不逐東風處處生。疑是四方嫌不種。教於蜀地獨垂名。

海棠　強祠部至

西蜀傳芳日。東君著意時。鮮葩猩薦血。紫萼蠟融脂。絳闕疑流落。瓊欄合護持。無詩任工部。今有省郎知。

和東坡海棠　趙次公

露井熹微帶曉光。枝邊燦煥映回廊。細看素臉元如玉。初點胭脂駐靚粧。

和東坡定惠院海棠　同前

化工妙手開羣木。酷向海棠私意獨。殊姿豔豔雜花裏。端覺神仙在流俗。睡起胭脂懶未勻。天然膩理還豐肉。繁華增麗態度遠。婀娜含嬌風韻足。豈唯婉孌彤管姝。眞同窈窕關雎淑。未能奔往白玉樓。要當貯以黃金屋。顧雖風煖欲黃昏。脈脈難禁倚脩竹。可憐俗眼不知貴。空把容光照山谷。此花本出西南地。李杜無詩恨遺蜀。高才沒世孰彫龍。後輩補亡難刻鵠。貂裘季子客齊安。相逢忽慰羈人目。當年甫白君可繼。爲花重賦陽春曲。把酒因澆礧磈胸。搜句輒傾空洞腹。多情恐作綵雲散。兒童莫信來輕觸。

海棠　康肅吳公芾

海棠元自有天香。底事時人故謗傷。不信請來花下坐。惱人鼻觀不尋常。

和澤民求海棠　同前

君是詩中老作家。笑將麗句換名花。花因詩去情非淺。詩爲花來語更嘉。須好栽培承雨露。莫令憔悴困塵沙。他年爛漫如西蜀。我欲從君看綺霞。

見市上有賣海棠者悵然有感　同前

連年蹤跡滯江鄉。長憶吾廬萬海棠。想得春來增絕麗。無因歸去賞芬芳。偶然檐上逢人賣。猶記樽前爲爾狂。何日故園修舊好。膽燒銀燭照紅粧。

和陳子良海棠四首　同前

春來人物盡熙熙。紅紫無情亦滿枝。正引衰翁詩思動。舉頭那更得君詩。

花開春色麗晴空。惱我狂來只遶叢。試問妖嬈誰與比。一株勝却萬株紅。

雨後花頭頓覺肥。細看還是舊風姿。坐餘自有香芬馥。不許凡人取次知。

十年栽種滿園花。無似茲花豔麗多。已是譜中推第一。不須還更問如何。

寄朝宗　同前

海棠已試十分粧。細看妖嬈更異常。不得與君同勝賞。空燒銀燭照花光。

所思亭海棠初開折贈兩使者　張栻

未須比擬紅深淺。更莫平章香有無。過雨夕陽樓上看。千花容有此膚腴。

東風著物本無私。紅入花梢特地奇。想得霜臺春思滿。一枝聊遣博新詩。

黃海棠　　洪适

漢宮嬌半額。雅淡稱花仙。天與溫柔態。粧成取次妍。

垂絲海棠　　同前

脈脈似崔徽。朝朝長看地。誰能解倒懸。扶起雲鬟墜。

次韻陸務觀海棠　　文簡程公大昌

喚回殘睡強矜持。淺破朱唇倚笛吹。千古妖妍磨不盡。長隨春色上花枝。

題苦竹寺海棠洞　　相山王之道

翠袖朱唇一笑開。倚風無力競相偎。陽城豈是僧家物。端恐齊奴步障來。

海棠　　陸游

誰道名花獨故宮。（謂故蜀燕王宮。）東城盛麗足爭雄。橫陳錦幛闌干外。盡吸紅雲酒醆中。貪看不辭持夜燭。倚狂直欲擅春風。拾遺舊詠悲零落。瘦損腰圍擬未工。（老杜不應無海棠詩意其失傳爾。）

又

十里迢迢望碧雞。一城晴雨不曾齊。今朝未得平安報。便恐飛紅已作泥。

又

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氣可壓千林。譏彈更到無香處。常恨人言太刻深。

張園觀海棠　同前

朝陽照城樓。春容極明媚。走馬蜀錦園。名花動人意。嚴粧漢宮曉。一笑初破睡。定知夜宴歡。酒入妖骨醉。低鬟羞不語。困眼嬌欲閉。雖豔無俗姿。太息眞富貴。結束吾方歸。此別知幾歲。黃昏廉纖雨。千點裛紅淚。

夜宴賞海棠醉書　同前

便便癡腹本來寬。不是天涯強作歡。燕子歸來新社雨。海棠開後却春寒。醉誇落紙詩千首。歌費纏頭錦百端。深院不聞傳夜漏。忽驚蠟淚已堆盤。

病中久止酒有懷成都海棠之盛　同前

碧雞坊裏海棠時。彌月兼旬醉不知。馬上難尋前夢境。樽前誰記舊歌辭。目窮落日橫千嶂。腸斷春光把一枝。說與故人應不信。茶煙禪榻鬢成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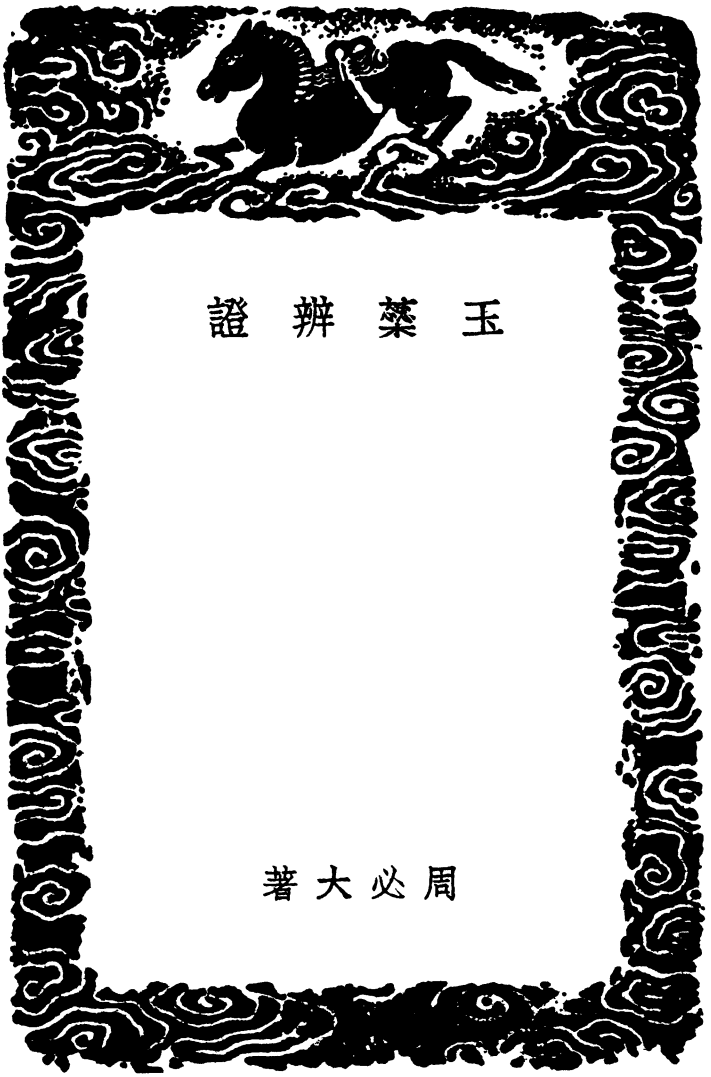
春晴懷故園海棠　楊萬里

故園今日海棠開。夢入江西錦繡堆。萬物皆春人獨老。一年過社燕方回。似青如白天濃淡。欲墮還飛絮往來。無那風光餐不得。遣詩招入翠瓊杯。

張子儀太守折送秋日海棠　同前

新樣西風較劣些。重陽還放海棠花。春紅更把秋霜洗。且道精神佳不佳。

木渠離菊總無光。秋色今年付海棠。爲底夜深花不睡。翠紗裙上月和霜。



玉藻辨證

周必大著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玉藥辨證

唐昌玉藥花 唐昌公主明皇女也

劇談錄 太平廣記及雞跖集所載皆本於此 康駢

長安業安坊唐昌觀舊有玉藥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峨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迴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者皆巾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

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為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竚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廻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煇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詩

嚴休復二首

聞玉蘂院眞人降集作揚州唐昌觀玉蘂花所有仙人遊悵然成二絕

味道齋心禱玉宸魂消眼冷未逢眞不如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攷唐詩紀事味道作終日眼冷作目斷

又

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何由覩舜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

張籍二首

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院近有仙遊作

千枝花裏玉塵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共諸仙鬬百草獨來偷折一枝歸

又

九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迴處無踪跡惟有斑斑滿地花

劉禹錫二首

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花下有遊仙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

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

又

雪藥瓊絲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

白居易一首

酬嚴給事聞玉藥花下有遊仙

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元稹一首

酬嚴給事聞玉蘂花下有遊仙

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

武元衡一首

唐昌觀玉蘂花

琪樹年年玉蘂新洞宮長閉綵霞春日莫落英鋪地雪獻花無復九天人

王建一首

唐昌觀玉蕊花

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有階前碎月明

鄭谷一首

亂前唐昌玉蕊最盛

唐昌樹已荒天意眷文昌晚入微風起春時雪滿牀

○詠集賢院玉蘂花

白居易一首

惜玉蘂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

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離葉雪辭枝集賢雖校無閑日落盡瑶華君不知

劉禹錫一首

題集賢閣

鳳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玲瓏景物閑長聽餘風送

天樂時登高閣望人寰青山雲繞闕千外紫殿香
來步武間曾是先賢翔集地每看壁記一慙顏

李德裕一首 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大夫

憶翰林院玉蘂花

招隱山觀玉蘂樹花戲書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閣老 禁林有此樹吳人不識因予賞玩乃得此名

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閑舞雪密葉作低帷 内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常邀予同玩

舊賞煙霄遠前歡歲月移今來想顏色還似憶瓊枝

沈傳師一首 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奉酬浙西尚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藥樹戲書即事見懷之作

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雪英飛舞近煙葉動搖深素蓼年年密衰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僅欲不勝簪

王琪三首 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丹陽郡

題招隱山寺

蒼崖何蜿回嘗爲隱君宅 宋戴顒善琴隱居于山 孰謂人琴亡松風正蕭瑟花閑雪英舞 衛公玉藥詩在焉 鹿去嵓泉冽山有鹿跑泉唐將防爲之銘石經色草堂廻天香中夜發月落山氣深清猿嘯亦絕如何人外迹輕爲世網別

玉藥花

玉藥生禁林地崇姿亦遺散漫溪谷中蓬茨復何

異清芬信幽遠素彩非妖麗蒼煙蔽山日瓊瑤爲之晦歲久自扶疎嵓深愈幽邃請觀唐相吟俗眼無輕視

又

唐昌觀中樹曾降九天人鑾駕久何許雪英如舊春意無遺佩者來效捧心顰

○詠瓊花

王禹偁二首

后土廟瓊花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且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云因賦詩以狀其態

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輕氷八月霜若使壽陽公主在自當羞見雪梅粧一作獨倚瑶臺清玩久好風幾度送天香

又

春氷薄薄壓枝柯分與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

澗底老松擎雪白婆娑

移瓊花

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於濯纓亭此花天下獨一株尒永叔爲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彼土人別號八仙花或云李衛公所賦玉蘂卽此是聊以小詩記其所從來

淮海無雙玉蘂花異時來自八仙家魯人未覩天

中樹乞與春風賞物華

○詠山礬

黃庭堅二首

題高節亭邊山礬花 并引

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荊公嘗欲作傳而陋其名予謂曰山礬野人採鄭花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絕處

補它山譯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爾

不然何觀音老人端坐不去耶

高節亭邊竹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二三名士開顏笑把斷花光水不通

又

北嶺山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著幽香未擬回

○附諸家小說

筆記　宋祁

維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曰玉蕊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瓊花按許愼說文云瓊赤玉也王不領其義非白花名也

春明退朝錄　宋敏求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卽李衛公所謂玉蕊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漁隱叢話　胡仔

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藥花詩云玉藥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以爲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自文饒賞玩始得名此爲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爲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花矣詢之土人皆莫知爲何物云卽今揚州后土祠瓊花是已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

又

曾慥端伯高齋詩話唐人題唐昌玉蘂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有堦前碎月明今瑒花即玉蘂花也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多聞士也家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仕與段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蘂

斷無疑矣傳予容見此帖乃作絕句云比場更覺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蘂花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如凍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餘暮春開花如凍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蕎蔴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與予所見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別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

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黃耳未知孰是

韻語陽秋　葛立方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間極香土人呼爲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公欲作傳而陋其名予謂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嘗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

云此花卽唐昌玉蘂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予觀之恐未必然玉蘂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蘂得名不應捨玉蘂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又

瓊花惟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鮮于子駿詩云百蘸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

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群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藥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藥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藥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即唐昌觀詩此誤引）唐內苑亦有玉藥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玩賞故德裕詩云玉藥天中樹金閨昔共窺傳師和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

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玩賞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蘂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也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蘂花之句者非謂玉蘂花止謂瓊花如玉蘂之白爾

容齋隨筆　洪邁

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在江東彌

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産至於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不特俗土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

○梔花出處

南史劉杳傳

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梔酒而作檛字昉問杳此字是否答曰非也葛洪字範作木旁卮

廣韻玉篇不收梔字檛字

集韻棔榎木名汁可爲酒

禮部韻與集韻同

跋語

唐人甚重玉藥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茶蘼種之軒牕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玉篇廣韻樹字注云木總名禹貢厥木惟條今茶蘼久則根株合抱玉藥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

方八出鬚如水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筒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蕊猶刻玉然花名玉蕊乃在於此群芳所未有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王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爲瓊花子京何故以誣元之蔡君又引是晏同叔之言以爲證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蕊瓊絲之句最爲中的何必拘李善赤玉爲瓊之注耶棯音陣南史劉杳傳所謂

梧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杏傳爲據循俗訛梧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爲瑒枝梗切在上聲三十八梗韻中復疑未安於是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玉藥止因好事者爲作唐人帖故會端伯洪景盧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慶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平園老叟周某題

○續添

楊巨源一首

唐昌觀玉蕊花

晴空素艷照霞新香洒天風不到塵持贈昔聞將白雪蕊珠宮上玉花春

瓊花玉蕊渾而爲一說出風俗雜志見江少虞所編皇朝類苑第十五卷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目爲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爲天下無

之唯此一株孫晟鎮維揚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遂不爲人貴孫傷之以詩曰可憐遐僻地常化燎原灰近京師亦有之乃李文饒所賦玉蕊花也

晁補之一闋

下水船 和李季良見雞肋集

百紫千紅翠惟有瓊花特異便是當年唐昌觀中玉蘂尚記得月裏仙人來賞明日喧傳都市○甚

時又分與揚州本一朵永姿難比曾向無雙亭下半酣獨倚似夢覺曉出瑾臺十里猶憶飛瓊標致

又跋

以玉蘂爲瑒起於曾端伯予與段謙叔之子元愷同里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揚汝仕帖小說難信類此尚有楊巨源絕句合作冠篇至於孫句晁詞差訛如前說不必再論姑附卷末慶元戊午正月丙午子充題

閩文若虛之著二十餘卷獨此卷稱名
花真堪与六一居士牡丹譜並傳茅鹿門觀
玉藻至唐姚黃而揚州后土祠之瓊花
漫無可考因為書歸之甚明
甚重何云瓊花瑤草乃云玉蕊豈瓊瑤
為玉耶一至如此獨是未詳者如之義殺
使改詩文語長安米何傷於玉乎
本集頗作揚州鹿鹿觀課試劉書稱曲

搭汁而已法似又一種端午呼為瑞日如宋高
呼為米囊名稍異而以山楂為汁云山樝者意即
壁人汁云鄭樝土人呼云八仙花在江南壁
中多多生而江親陵之多甚夏而存
經似之見也玉篇常之語此玉篇則又西南
產同之產戴杜存陵萬記海子搭陵花蜡
單如仁陵萬雜可互證云浙西毛管淺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揚州芍藥譜及其他六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貽）

（一六〇二上）

徐壽鎮朱